



女儿的成长



王海燕

去上海接女儿回来,在快到达女儿居住的小区时,我发微信:上门服务的保洁人员及司机马上抵达。女儿明白我的意思,回复:家里我已经清扫过,不需要打扫了。

肉眼可见地看到女儿在成长。毕业时的颤颤巍巍,刚开始工作时的各种不适应,如今工作八九个月过去了,她在慢慢适应,慢慢独立。

她再也不需要我们去给她打扫整理,下班得空她便收拾房间,干净温馨。她也一再声明,不需要我们经济支持,她要努力学会“管钱”,不一定能存多少钱,但会慢慢成为一种习惯。

甚感欣慰。我们与孩子终究会隔开“千山万水”。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份快乐。同时,不再强加我们的“意愿”给孩子——她的路,当然是她自己走。

儿子的玩具



丁维香

收拾家中物品,翻出来一个儿子小时候玩的变形金刚。儿子是86年生的,在他的童年,变形金刚也算是时髦、高档的玩具了。去年,儿子当了爸爸,宝宝还在襁褓中,家里的玩具就堆了半屋子,现在的条件跟儿子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。

孙子跟儿子小时候像得很,真是让人感叹遗传的神奇。弹指一挥间,三十多年前那个玩变形金刚的小孩童已为人父,而我也已经跨入了老年的行列。

把变形金刚仔细用酒精棉片擦拭干净,一边擦一边脑子里过电影一样一帧帧闪过儿子的成长往事。

儿子叫我下次去上海时把变形金刚带过去,他要传给他儿子,给他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。



书带草



南西

偶然读到一首小诗,挺喜欢:

“书带草开花了/紫色的穗子/从兰草般窈窕的叶子里轻盈地挑出/少有花有这样淡的紫色/那样的淡比粉色少一些/又比白色多一些/实在是无可比拟/从来没有一种淡可以淡得这么好看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“书带草”。这是什么植物?查了查网络,原来书带草就是寻常可见的沿阶草。相传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经常到野地采集一种草的叶子,编织成带子,用来捆书,这种草的叶子又宽又长,十分坚韧,因郑玄用它捆书,就被人们叫做“书带草”。

夏秋交替时节,正是书带草开花的时节。前天,我去家附近的口袋公园散步,幸运地拍到书带草的花。果然是淡淡的色彩,无可比拟,不由默念起那首诗的下半段:“对这类事物我总是格外倾心/就像人群里我也总能一眼就认出那些淡淡的人/淡淡的眉眼闪着淡淡的情思/淡淡的衣衫住着淡淡的骨头。”



向阳而生



心若涟漪

办公室桌上的铜钱草对着窗户那侧的叶子长得好,而另一侧的叶子相对小一些,但也努力地向上仰起。后来,我将花盆调换了一个方向,过了几天情况反转。大部分的植物都具有趋光性,阳光相对充足的一边长势较好,生长速度快。原来,铜钱草也是喜阳植物,它热爱阳光,向阳而生,用那“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的韵致诠释着对光明的赞美与向往。

哦,那就继续用心呵护那盆阳光之宠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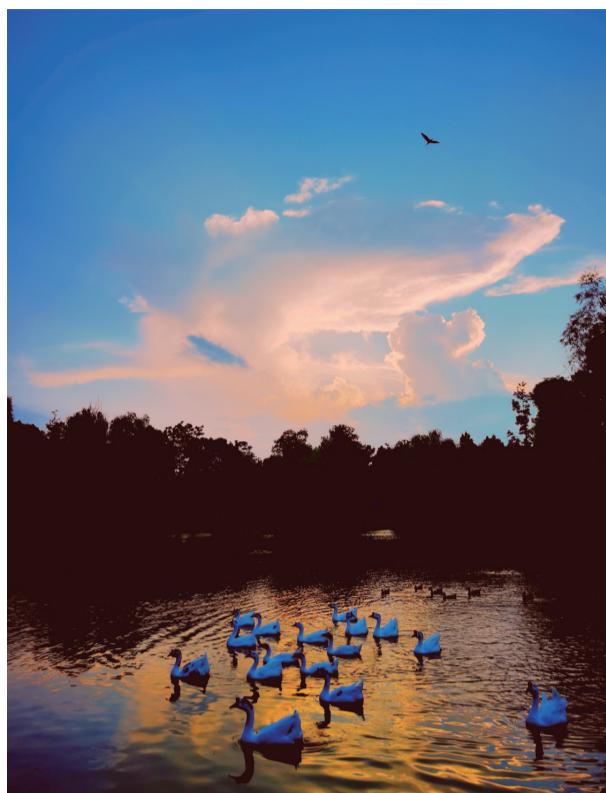
同框之美



张超

在云舒霞卷的天幕下,一群白鹅在水面悠闲嬉戏,鹭鸟从空中优雅飞过,此刻,飞鸟与白鹅完美同框。

飞鸟与白鹅在多种文化中均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,从英勇无畏到纯洁忠诚。这些象征意义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,以及对这些生物特性的赞美和借鉴。



不服老,不敢老



章忠

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早点店,勤快的店主热情地问我今天想吃啥,我说买两只五丁包子、一笼蒸饺带回去,老板娘麻利地帮我打好包,满面春风地说:“老人家,您慢走。”

什么眼神?我有那么老吗?就这语气,好像我已经七老八十,走路都颤颤巍巍

巍似的。我听了很不开心。

中元节回老家祭祖,在村口遇到一本家侄子,他让孩子喊我“老爷爷”,我吓了一跳:“爷爷”前面还带个“老”字!侄子见我一脸错愕表情,解释说:“你是我叔,他是我孙子,叫你老爷爷是应该的。”

回去把自己最近多次被“升级”“再升级”的经历告诉妻子,她开怀大笑:“你还以为自己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啊,咋就不能正视现实呢?承认自己老了有多

难吗?再说了,人家那是一种尊重和礼貌,何必那么敏感?”我妈在一旁也乐了:“以前在农村,四十岁出头就当爷了,你都五十好几了,还不肯服老!”见我妈插话,我打趣道:“你别说我,前天看到你和隔壁楼的王老太聊天,人家问你今年多大,你说今年八十五,还小呢!我问你,多大年纪才算大呢?”

我们都想永远年轻。于我而言,有年迈的双亲在,我更不愿老去!

皮尺和工分



老酒

当年挑泥做岸,记十二个工分。父亲是大队水利工程师,工地上到处走,记十四个工分。前几年还听一位长辈提起:“你父亲掮了竹竿来,丈量土方。踱上几步看看堆土的长头阔头,竖起竹竿看看堆土的高头,就报出土方数来,大家都佩服。”后来,父亲在村里当干部,用上了皮卷尺,丈量田亩、屋基方便多了。卷尺用烂了,剪掉一段继续用。我

喜欢当父亲的小帮手——摁住卷尺的扣子。父亲拉了卷尺往前走,到点了大拇指一压,小本子上记好。

母亲是裁缝,用四尺半的皮尺。“腰身两尺三,要宽松点就放个半寸。”乡邻带了布料来,母亲量好衣裤尺寸,就摊开布料。皮尺、划尺、划粉打样,大剪刀、小剪刀裁好衣料。布条巾一扎,小本子上记好,通知某日来取。多余的布料带回,衣袋裤袋大多用平布。画粉是三角形、彩色的,小女孩喜欢,我偷出去不少。

晚上,父亲洗碗洗衣,整理家务。母亲忙着踏洋

针车,一般要到十一二点。父亲也过来帮忙,剪剪线头。母亲说过:“你爸爸拿工分,也不及我多做一条裤子挣钱多。”一个工分一角钱,做一条裤子两角钱。

今天用到家里一把皮卷尺,父亲当年用过,八成新。上海标准皮尺厂生产,“三环”牌,30米长。又想起很多年前梦中,母亲踏洋针车的声音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右)。

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